

# 第一编

## 现代语法

# 原书空白页

## 汉语‘是 / 在 / 有’存在句的格分析\*

本文主要讨论三个内容:(一)汉语里带“是”“在”和“有”的句子的结构和语义关系;(二)这类句子里各类名词短语(NP)的句法功能;(三)对这类句子里三个动词出现情况的预测。

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这类句子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a) NP在句中的出现顺序和句法位置与这三个动词的出现有关。

(b)这类句子对动词“是”“在”或“有”的排他选择取决于句中NP的类型及其出现的顺序。

(c)出现在这类句子里的NP在句法功能上有三种基本类型(后文将列举讨论)。

(d)这类动词在一个句子里有时可以出现两个,但最多也只能出现两个。这两个动词的出现都是可以预测的。

(e)如果一个句子里出现两个这类动词,其中一个是可以删除的,可被删除的这个动词肯定是出现在前边的那个。

(f)NP的强调、特指等特征取决于它在句子里的位置(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下面我们将用实例对“是”“在”“有”存在句这六个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讨论。

本文原刊于 *Language* 第 48 卷,1972 年第 3 期,第 573 - 583 页。英文题为“Sentences with *Be*, *Exist*, and *Have* in Chinese: A Case Analysis”。余夕仁译。

本文是我的博士论文 Y. Li, 1970:40-2, 86-9) 里关于这些动词部分的扩展。我要感谢 Robert Cheng, Julia Kwan, F. K. Li, Paul Lin, Tom Roberts, Dikki Spear, Stan Starosta 和其他人有益的评论和建议。

1. 关于存在句中 NP 的出现顺序及其句法位置与句子对动词“是”在“有”的选择, 请看下面的句子:

- (1) 月球是干酪。
- (2) 月球上面都是干酪。
- (3) 在月球上面是干酪。
- (4) 干酪在月球上面。
- (5) (我说) 有干酪在月球上面。
- (6) 在月球上面有干酪。
- (7) 在月球上面有干酪在那儿。
- (8) 月球上面有干酪。

观察上面句子里动词的出现情况, 可以看到, “是”总是出现在 NP“干酪”之前, 如句(1)-(3); 在”总是置于“月球”前, 如句(3)-(7); “有”总是在“干酪”前, 如句(5)-(8)。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句子里 NP 的出现顺序和这三个动词使用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菲尔墨 (Fillmore, 1968a) 的格标记, 根据这些 NP 在句中的格关系给它们分别标上宾格(O), 系格(E) 或方位格(L):<sup>①</sup>

- (1')<sub>O</sub> 月球是<sub>E</sub> 干酪。
- (2')<sub>L</sub> 月球上面(都)是<sub>E</sub> 干酪。
- (3')<sub>L</sub> 在<sub>L</sub> 月球上面是<sub>E</sub> 干酪。
- (4')<sub>O</sub> 干酪在<sub>L</sub> 月球上面。
- (5')<sub>O</sub> (我说<sub>L</sub> 有<sub>O</sub>)<sub>O</sub> 干酪在<sub>L</sub> 月球上面。
- (6')<sub>L</sub> 在<sub>L</sub> 月球上面有<sub>O</sub> 干酪。
- (7')<sub>L</sub> 在<sub>L</sub> 月球上面有<sub>O</sub> 干酪在<sub>L</sub> 那儿)。
- (8')<sub>L</sub> 月球上面有<sub>O</sub> 干酪。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根据格类型的不同, NP 在这些句子里有三种基本的排列顺序:

- (9) O/L ... E (1' - 3')

(10) O ... L (4' - 5')

(11) L ... O (6' - 8')

如果 O 或者 L 和 E 按(9)所示的顺序在句子里出现,那么句中出现的动词只能是“是”,而不是“在”或“有”。同样,在(10)中只能出现“在”,在(11)中只能出现“有”。

2. 由上面的讨论可推导出“是”“在”“有”存在句的第二个特征:在上面的句子里,各个句子对“是”“在”“有”这三个动词只能进行唯一的选择。还借用菲尔墨的模式,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框框架:

(12) [ \_\_\_ O/L + E ]

(13) [ \_\_\_ O + L ]

“是”用于(12);“在”或“有”用于(13)。当然,在更确定的句法环境里;“在”和“有”的出现也有确切的分工。具体句子对“在”或“有”的选择仍是唯一的:

(14) V → 在 / O \_\_\_ L

(15) V → 有 / L \_\_\_ O, \_\_\_ OL

观察包含“在”或“有”这两个动词的句(4)-(8)之间的结构和语义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这两个动词的选择受具体语境的限制。显然,(4)-(8)各句之间存在着比(1)-(3)各句之间更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4)-(8)各句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它们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点我们留待下文讨论,但至此,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句(1)-(8)的例子中有三种基本结构:句(1)单独为一类;句(2)和(3)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句(4)-(8)也是由同一个结构转换生成的。因此,鉴于句(4)-(8)各句共有相同的基本结构,我们就需要像句(14)和(15)这样的表层句法环境来预测每个句子对“在”和“有”的选择。

假定一个句子要从这三个动词中选出一个作为主要动词，而且句中的 NP 是按下列句中的顺序排列的，那么就可依据句法环境在句中动词范畴的空位上自行填上合适的动词：

- (16) <sub>O</sub>月球 V<sub>E</sub>干酪。  
 (17) <sub>O</sub>干酪 V<sub>L</sub>月球上面。  
 (18) <sub>L</sub>月球上面 V<sub>O</sub>干酪。

因此 (16) 选用“是” (17) 选用“在” (18) 选用“有”。这三个动词可以看作是通过转换进入这些句子的。

3. 正如上面提及的，按菲尔墨的分类，这些句子中 NP 的句法功能有三种：O、E 和 L。因此，如果我们说句 (4) - (8) 中的 NP 是 O 和 L (而不是别的) 那么它们基本上属于 S VOL 类型。我们就可以认定句 (4) - (8) 存在着转换关系，也就可以用汉语的一些普遍转换规则来解释这些句子的派生过程。

- (19) NP 焦点化 (通过前置和其他一些与本文关系不大的转换方式)：

$$V X_C Y \Rightarrow {}_C Y V X \quad (C \text{ 代表“格”})$$

(20) 宾语标记： $V X_C Y \Rightarrow V X_O Y$

(21) 主语标记： $V_C X Y \Rightarrow V_{\text{SUBJ}} X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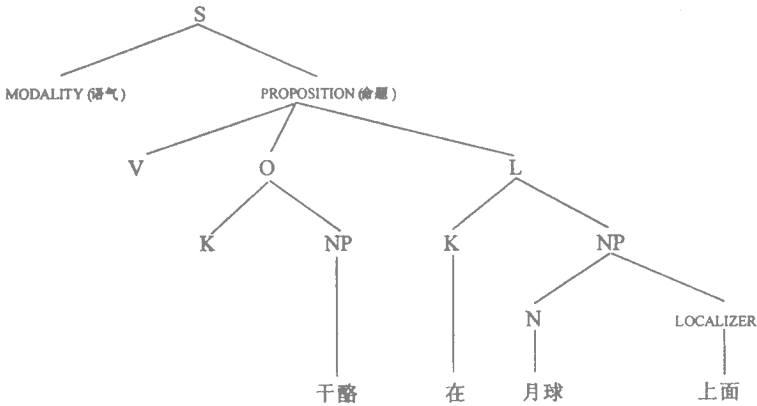
(22) 主语生成： ${}_{\text{SENT}} [V_{\text{SUBJ}} X Y] \Rightarrow {}_{\text{SENT}} [{}_{\text{SUBJ}} X {}_{\text{SENT}} [V Y]]$  ②

(23) 宾语生成： $V X_O Y \Rightarrow {}_V [V_O Y] X$

(24) 动词插入  $\left\{ \begin{array}{l} \text{是} / O / L \_ E \\ \text{在} / O \_ L \\ \text{有} / \left\{ \begin{array}{l} L \_ O \\ O \_ L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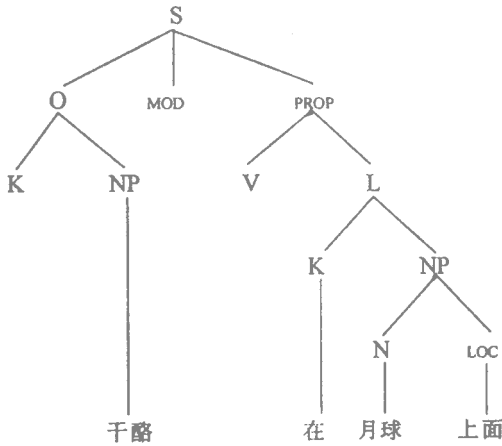
(25) “格”标记删除： ${}_C [K NP] \Rightarrow {}_C [NP]$

例如，例句(4)派生于图一的基本结构。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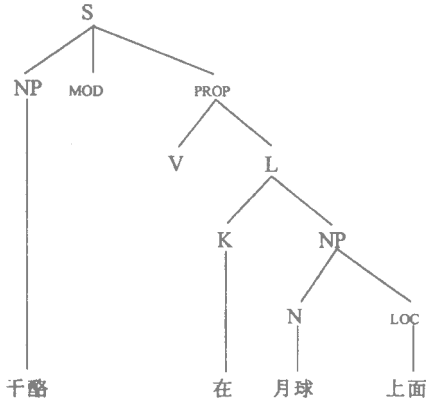
句中 O 名词短语首先选 (或标记) 为主语 (规则 21)) 然后通过主语生成 (规则 22)) 移到句首的主语位置 如图二所示。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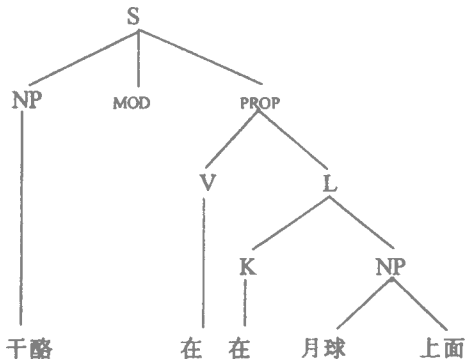
这个 O 名词短语要成为主语一般要经过规则 (25) 的格标记删除 而且这种删除是强制性的 (这里的格标记恰好是零) 因为在汉语

里任何 NP 变成主语的条件是删去这个标记，如图三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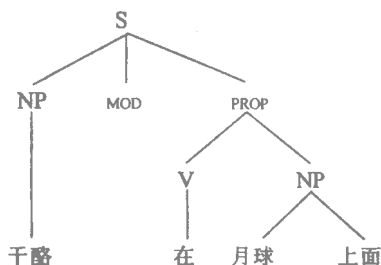
(图三)

因为 L 名词短语在这个句子里除了作主语的 NP 以外是另外一个仅有的 NP，所以它一定是作宾语（规则 20）置于动词之后的宾语位置上，也正好就是它原来的位置。NP 标为宾语后，如图四所示，通过规则 15) 转换，句子就符合引进‘是’在‘或’有’这三个动词其中一个的条件。因此‘动词’在‘就’依规则 24) 适当地插入。



(图四)

L 名词短语的标记“在”依规则 (25) 被删除。格标记的删除，不仅是作为宾语移位的一个条件，而且也是因为格标记“在”与插入的动词“有”是同一个词。<sup>③</sup>通过这些转换及删除规则就产生了如图五所示的例句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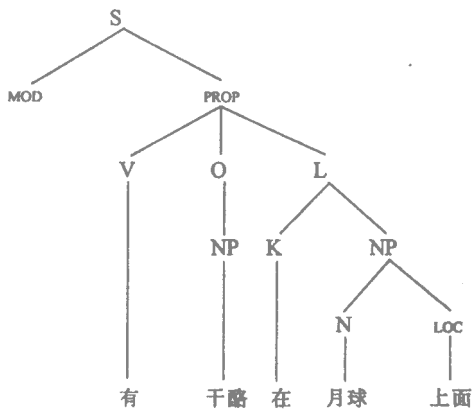
(图五)

当我们解释是用例 (26) “放在桌子上” 还是用例 (27) “放桌子上” 的这种选择时，我们就需要上面提到的指称相同条件。

(26) 放在桌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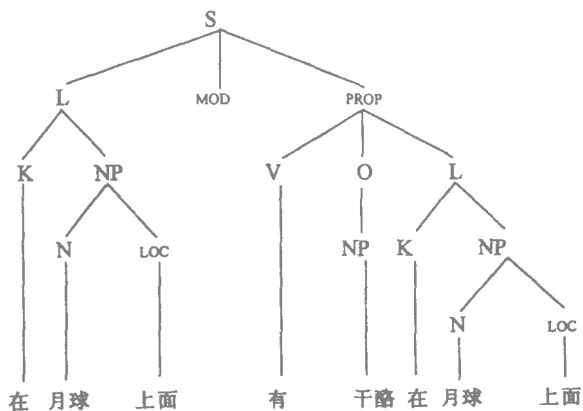
(27) 放桌子上

在例句 (5) 中，O 短语“干酪”不是选作句子的主语而是宾语。L 短语“在月球上”也是置于宾语之后。因此，按规则 (15)，动词选“有”如图六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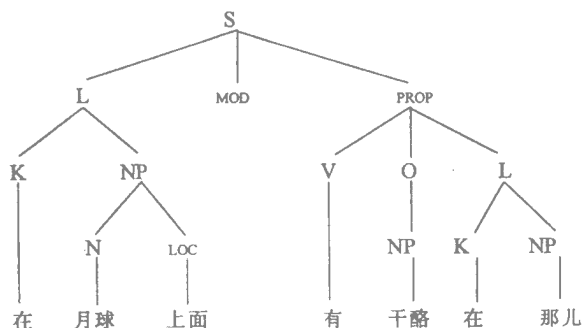
(图六)

句(6)不同于句(5),因为 L 短语置于动词之前成为焦点(规则9)。句(7)像句(6)一样,附加了一个非强制性短语“在那儿”。但是如果只说有另一个 L 短语非强制性地附加到这个句子上是不够的,至少还有两点事实需要进一步解释:(a)尽管一个句子一般只带有一个具有特定句法功能的 NP 如方位短语,但是这句子有两个 L 短语(b)这个附加的 L 短语被代名词化而且与另一个 L 短语有相同的所指。为了解释这两个不寻常的事实,最好是认为这个句子包括一个菲尔墨称之为复写的特别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如例(7)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先通过把例(5)中的 L 短语复写到动词之前的位置上,因此才存在一个如图七所示的中间阶段。



(图七)

在指称相同的条件下,第二个 L 短语被代名词化以避免重复。因此就派生出如图八所示的句(7)。



(图八)

句(8)与句(6)的不同在于它的 L 短语被选作主语而不是前置焦点(规则 19)。句(8)的 L 短语通过规则(21)和规则 22 转换后,它也必须经过规则(25)以便成为主语,因此格标记'在'就被删除了。

因此,如果我们能按菲尔墨的方式确定例句(4)-(8)中 NP 在汉语语法里的句法功能并显示每个句子特定的转化过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描写这些句子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关系,也就能证明上面讨论的这些 NP 句法功能的有效性。

4. 上面已提到,上述三个动词在同一个表层句子里可以出现一个或者两个,但不能超过两个,如句(3)(5)(6)和(7)所示。在句(3)里,“在”的出现由 L 短语“月球上面”决定;“是”的出现由语境 L\_\_E 决定。句(5)里的“有”由语境\_\_OL 所决定;“在”由 O\_\_L 决定。在句(6)和(7)里“在”也像句(3)一样置于 L 短语之前,而“有”则由语境 L\_\_O 决定。句(7)不同于句(6),而且看起来像是第四个特点的一个例外,因为句(7)有两个“在”,一个“有”。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那儿”的出现需要有特定的条件:只有当它是复写过程的结果,而且它与第一个 L 短语的所指相同并且还要被代名词化,才允许这种特殊用法。

上述这些例句因为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在句中的句法

地位问题就出现了。在同一个句子里，这两个动词处于同一层次吗？在一个句子里真有两个并用的动词短语吗？是一个 VP 嵌入另一个 VP 吗？上文对这类句子的分析似乎可以证实，至少在表层上它们实际上是单个句子，而且只有一个主要动词；另一个或是前置介词，后置介词或是 V - V 连动短语中的第一个动词。在深层结构里，这些动词可以看作是相类似的。但是不管如何看待，这两个 VP 不可能是同等重要的。必须要有某种排列顺序，才能表明它们之间在句法上的相对重要性。无论是这些动词都被称作动词，还是其中一些被称为别的什么，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它们在这些句子里都是同样可以预测的，因为语境都是特定的。

5. 说话者往往会认为这些包含不止一个动词的句子中只有一个动词是主要动词。这种感觉部分是来自这样的语言事实，即这些句子只要求一个动词。在句 (3') (5' & 6') 和 7' 里 括号里的动词可被删除，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也是这些句子里的第一个动词。

除了句 (5')，这个可删除的第一个动词一般也不被看作是主要动词。对于句 (5')，有些人可能把“有”看作主要动词，另一些人可能把它看作某种不定名词的标记，前置介词或诸如此类的其他词。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句子里的第一个动词都可以认为是能够被删除的，至少当它们不被当作主要动词时是这样。

在这些句子里，三个动词只有一个是有必要的，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对这三个动词出现的语境进行思考。首先，只有某些句子和某类 NP 才要求这些动词。第二，这些动词在句法上是可预测的并能通过转换引进句子。第三，每个动词出现的特定的语境都是分开的而且不相交。

根据讨论的这些结果，我们可得出结论：这三个动词是同一个动词的不同变体。这个结论与每个句子只需一个动词的事实有紧密的联系。

事实上，这些动词（此类句子中的主要动词）被认为是汉语里三个真正的功能词（或虚词）<sup>④</sup>它们在句法上仅是用来确定 NP 之间的

某种关系，而在语义上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以致它们在表层或深层结构上甚至都可以不必出现。说话者只须自行填上动词。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句子里出现一个以上的这类动词时，另外的动词可以被删除，因为句子原来就只有一个动词，而这个动词的三种形式是转换生成的。

有两个事实需要注意：(a) 在这类句子里一般不能有两个以上的 NP；(b) 有时一个句子里只有一个动词时，甚至这个动词也可以是非强制性的。

(28) 他太空人。

(29) 月球上面很多月石。

(30) 你们在不同的地方：你美国，他中国。

这些句子的存在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一个句子至多只有两个 NP，所以它们的关系不难确定。这些 NP 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语义和句法关系，所以在说话者的头脑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无须显性的关系标记就很清楚了。这一点也可看作是基于这种语言事实的：作为主要动词时，“是”、“在”、“有”在汉语里具有句法功能而在语义上且相当于“虚词”，不具有“实义”。

6. 另一有趣的现象是 NP 的句法地位依据它在句子里的位置会产生某种变换。如在强调功能上，句(5)和句(6)是不同的。在句(6)中因为 L 短语“在月球上”置于动词前而显得更重要。这就是前置在汉语中被认为是强调 NP 的方式之一的部分原因。说话者似乎通过这一种方式自然地把听者的注意力引到某一点上。因为前置只不过是把 NP 置于焦点上，所以也可以把句子的这种变化看作是转换的结果，而句(5)和(6)这样的句子就可以被认为具有转换关系。

另一方面，请看下列句子：

(31) 在桌子上有东西。

(32) 有东西在桌子上。

(33) 有东西在一个桌子上。

( 34 ) \* 在一个桌子上有东西。

( 35 ) 在一个桌子上有书 ; 在一个桌子上有笔。

句 ( 32 ) 和 ( 31 ) 可以有同样的解释 ( 如 ( 5 ) 和 ( 6 ) ) , 因此它们可以被认为具有转换关系。但是, 在 ( 31 ) 和 ( 32 ) 中, L 短语“在桌子上”是一个有定的或特定的所指, 句 ( 33 ) 中的 L 短语“在桌子上”却没有这样一个所指。因此, ( 33 ) 不可能被认为与 ( 31 ) 和 ( 32 ) 有同样的释义。当名词像在 ( 31 ) 和 ( 32 ) 中那样有个有定的所指时, 这类句子就具有相关性。可以假定在 ( 31 ) 中的名词只不过是简单的前置而已。

这里要说明的是只有当名词具有确指性时才能前置 ( 这与我们说名词前置时可以变成特指不一样 )。因此, ( 33 ) 不可能与 ( 31 ) 或 ( 32 ) 有关。参看 ( 34 ) , 这种不可能性就更清楚。( 34 ) 不能像 ( 33 ) 一样看作独立的句子, 尽管它可能被看作 ( 35 ) 的一部分。请注意, ( 35 ) 中第一个“在桌子上”和 ( 33 ) 中同样的 L 短语的预设是不同的。( 33 ) 并没有“桌子”是一组桌子中之一的预设, 但 ( 35 ) 的两张“桌子”的任何一张都可理解为某一些特定桌子中的一张。有了这种预设, ( 35 ) 就是完全正确的, 但 ( 34 ) 却不能单独存在, 因为句中的“桌子”一般不具有这种预设。

因为只有定指的名词才能出现在动词“有”之前 ( 除了 ( 35 ) 这种特殊情况 ) 这说明只有有定名词或如 ( 35 ) 的前指名词能前置。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 31 ) 和 ( 32 ) 不能认为与 ( 33 ) 相关, 因为这个相同的名词在 ( 33 ) 中没有定指。

这说明“有”前的名词一般是有定的 ( 除了 ( 35 ) )。但“在”前的名词却不一定是这样 :

( 36 ) 东西在桌子上。

( 37 ) 有一样东西在桌子上。

因为 L 名词“桌子”在 ( 36 ) 中是有定的, 但 ( 37 ) 中的“东西”显然是无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前的名词不一定是定指。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带“是”的句子 :

( 38 ) 桌子是黑的。

( 39 ) \* 一个桌子是黑的

( 40 ) 一个桌子是黑的 ; 一个桌子是白的。

注意 ( 38 )-( 40 ) 分别对应于 ( 31 ) 和 ( 34 ) 和 ( 35 ) , 很显然名词在“是”前和在“有”前具有同一地位。我们因此可以观察到一个名词的地位可能由句子中的位置来标明。

在“是”和“有”前面的名词尽管没有“这个”“那个”等标明,但它一般在所指上是确指的。(这种用位置来标明名词的确指特征可看成相当于英语名词前定冠词 *the* 的用法。动词“在”前的名词是有定还是无定,取决于上下文或“这(个)”等词的具体标明。动词后的名词总是依赖上下文或显性的特指方式来决定它们的确指性。

( 35 ) 和 ( 40 ) 中的前指名词问题值得单独研究,在这里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

7. 动词“有”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提及。本文讨论的是所谓的“存在‘有’”还有另一个尚未探讨过的“所属‘有’”。两个或许没有必要分开的“有”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还是需要分开讨论。这里我只用下列句子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 41 ) (在太空船里)有那种月石。

( 42 ) 有那种月石(在太空船里)。

( 43 ) 那种月石有。

( 44 ) 太空人有那种月石(在太空船里)。

( 45 ) 那种月石太空人有。

( 46 ) (在太空船里)太空人有那种月石。

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语境里出现了“存在‘有’”(X)和“所属‘有’”(P)。它们并不与同一种 NP 共现。在 ( 44 )-( 46 ) 中“太空人”可用菲尔墨理论中的句法功能术语来描述,称为与格 ( D 或感受格 )。“有 X”出现在格框架 [ \_\_ O + L ] 中,而“有 P”出现在 [ \_\_ O + D + ( L ) ] 中。这两种“有”的表层语境如 ( 41 )-( 46 ) 中所示,可明确描述为:

( 47 ) V → 有<sub>X</sub> / ( L ) \_\_ O , \_\_ O ( L ) , ( L ) O \_\_

(48)  $V \rightarrow \text{有}_p / D \_ O(L), (L)D \_ O, OD \_$

因此可以说这两个“有”实际上是一个动词“有”存在“有”和“所属”有”，的区别可以认为是表层表达方式的结果。如果句子的主语是有生命的，“有”就称为“所属”有”。

8. 至此讨论的“是、在、有”的句子都属于存在句的这种大范畴。这些句子一般是根据 NP 在句子中的地位、位置或两者都参照来描述与鉴别 NP 的，它们都是不参与行为的静态句子。这些句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没有祈使形式。

这些句子也只带某种 NP 和已讨论过的三种动词。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词具有下列特征：(a) 它们是及物动词；(b) 它们不是行为动词；(c) 它们一般不与时体标记“完成体”“了”“经历体”“过”和“进行体”“着”共现；(d) 它们不受如“很”这样的程度副词修饰。

附注：

名词短语的功能不必一定用格术语来描写。例如可以用耶鲁汉语课本所用的方法来描写：

(1') 主语 + 是 + 谓语句主格。

(3') 方位短语 + 是 + 谓语句主格。(2' 同此)

(4') 主语 + 在 + 方位短语。(5' 同此)

(6') 方位短语 + 有 + 宾语。(7' 和 8' 同此)

② SUBJ 表示主语 SENT 表示句子。

这种相同词的删除也是显示两个“在”之间关系的一个方法，尽管一个是在 V 节点下，另一个是在 K 节点下。后者事实上可看作是嵌入动词。但是本文没有涉及此点，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专题。

“是”在“和”有”当然还可以有其他功能。“是”可表强调；在“表进行”，“有”可以跟“没”连用用来否定完成式。它们与主要动词“是”在“和”有”的关系不在这里讨论。尽管这可能很有意义，因为在其他语言里它们的对等词也可用来表达体、时、语气等。它们之间隐含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考察研究。

## 汉语语义单位的排列次序\*

### 1. 引言

本文所谓的语义单位是指汉语句子里的名词和动词，语义单位的排列次序是指动词和名词在句子里的排列次序。但是，这个次序主要不是指表面的排列次序。句子表面的排列次序的异同常常使学习汉语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错误的类比，例如学生可能依照（1）的格式造出（2）这样的错句：

（1）他把黑板上的字擦了。

（2）\*他把黑板上的字写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指出（1）和（2）这类句子的不同点，使我们从中了解到某种格式什么时候可用，什么时候不可用。大家知道，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作为表面的成分最常见的排列次序是“主语—动词—宾语”，或者“时间词—一处所词—动词”。这种排列次序中和（neutralize）了单位和单位之间、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重要区别。<sup>①</sup>因此，在汉语里不同类型的名词都可以作为宾语等等出现在句子里。而在

本文原刊于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第 11 卷，1976 年第 1 期，第 26—38 页。英文题为“Order of Semantic Units in Chinese”。陆俭明译，叶蜚声校。译文刊于《国外语言学》，1983 年第 3 期，第 33—39 页。

译校者注：这篇文章讨论汉语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句子的语义结构的影响，进而说明各类动词所能允许的句式变异的范围。文章的内容虽然属于举例性质，而且作者也认为“某些解释可能不清楚”（7. 结束语）但反映了国外学者分析汉语的一种趋向，值得借鉴，所以译出供读者参考。文中有些例句不大符合普通话习惯，有的我们作了适当的改动，有的没改，但都不影响作者所论述的基本观点。